歷史與空間

大舜文化在濟南

■卞允斗

濟南是文化底蘊非常豐富的歷史文化名城，擁有2600多年的建置歷史，最早出現「濟南」二字是西漢初期。春秋時期開始出現歷下邑，說起歷下邑，就會聯繫到歷山，這歷山與大舜有着密切的關聯，史書記載大舜在歷山一帶活動，曾經「舜耕歷山」下。

大舜是四千六百多年前的上古英雄，史稱舜帝、帝舜、虞舜等，他是中國上古「三皇五帝」之一。大舜是中華道德文化的奠基人，被後人尊稱為「道德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尚書》記載「德自舜明」，《史記》記載「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大舜以德治國，修訂立法，建立五刑，使民族融和，天下和諧，成為歷史上偉大的帝王和原始民主制度的楷模。

「舜耕歷山」有着源遠流長的傳說，戰國楚簡《容成氏》載：「昔舜耕於歷丘，漁於雷澤，孝養父母，以善其親，乃及邦。」《墨子・尚賢中》載：「古者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管子・版法解》載：「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呂氏春秋・孝行覽・長攻》載：「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淮南子・原道訓》載：「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史記・五帝本紀》載：「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從上述文獻記載中我們可知，不但歷山之名可以上溯至西周，而且也為「舜耕歷山」提供了證據。

濟南位於古濟水之南而得名，很長一段時間稱謂齊州，濟南名字來源最早可見於《春秋》。歷山是濟南城區裡的一座山，至於歷山是不是大舜耕作的那座山，歷來有不同的說法。從資料中可見，全國各地叫歷山的有20多處，有不少地方也都把大舜耕作地視為本轄區的那座歷山。但是舜既是「東夷人」，歷山只能在東夷，濟南自古是夷人聚居之地，它處於泰山文化圈之內，產生了東夷文化。4000年前就以燒製黑陶為特色，在據濟南20里地章丘境內的龍山城子崖發現了最早黑陶文化遺址，現在的濟陽、章丘等地還有燒製黑陶的廠子。

大舜耕於濟南的歷山，歷代史書有記載。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濟水》記載：「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舜耕歷山也雲在此。」北宋文學家曾鞏任齊州知州時在趵突泉畔修築了濼源堂和歷山堂，並作了《齊州二堂記》，專門辯證了這一問題，指出齊州南山的千佛山就是歷山，是舜耕作的地方。還有諸多歷史資料佐證，把濟南的歷山視為舜耕之地更合適一些。元代于欽在其纂修的《齊乘》中說：「歷山，府南五里，一名舜耕山。」清乾隆年間的《歷城縣志》載：「歷山，城南五里，亦名千佛山。」

大舜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但是華夏文化的重要一脈，更是濟南的歷史文化積澱的源泉，確切地說，沒有大舜文化就不能成就濟南歷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在濟南大舜文化與上古龍山文化，歷代名士文化和泉水文化融為一體，為濟南悠久的歷史文化奠定了基石。

大舜應是華夏最早的文藝理論奠基人，傳說大舜和他的父親瞽叟發明了琴和瑟。大舜喜歡彈琴唱歌，古籍有首《南風歌》，傳說是他創作的。《書經》中明確記載了大舜對詩歌、音樂的論點，即「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論語・述而》中的「子在齊聞韶」的記載，就是孔子在齊國的濟陽之地學習大舜創製的大樂章《韶樂》，癡迷程度達「三月不知肉味」，濟陽人為了紀念孔子聞韶樂，遂建「聞韶台」。受大舜的影響，濟南產生了許多歷代文化名人，「濟南名士多」就名副其實了。

歷代存留遺跡也證實大舜文化的根基就在濟南，濟南最能集中體現大舜文化的要數舜耕街了，這裡的舜井、舜祠是舜文化底蘊最豐富的地方。舜井的傳說在《孟子》等古籍中有如此據載：大舜年幼喪母，後母與弟弟多方迫害他。他們騙大舜淘井，然後落井下石，幸虧井下石壁有溶洞通外，大舜得以逃生。大舜也因此發掘出一處甘泉，人們稱之為舜泉，也叫舜井，歐陽修、蘇轍、元好問、曾鞏等文學大名家都曾賦詩讚譽。曾鞏讚曰：「山麓歸耕謎故壟，井乾余汲見飛泉。清涵廣陌能成雨，冷侵平湖別有天。南狩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更應此水無休歇，余澤人間世世傳。」

為了供奉舜井，古代人們在舜井一側建了舜祠，也稱為舜廟或舜皇廟。舜祠的歷史早於宋代，舜祠內有舜泉，是人們祭祀舜帝和祈求風調雨順的場所。蘇轍在《舜泉詩並敘》記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舜泉由於「淹洌不常」少有噴湧，故有六十年一發之說。傳說禹鎖蛟龍於井下，當時與蛟約定，只有到了「鐵樹開花，扁擔發芽」的時候，才允許出來。

還有一座舜祠位於千佛山歷山院的東南隅，又叫重華殿、重華協帝殿。傳說舜的眼睛有兩個瞳子，名字叫重華，這就是命名重華殿的緣由了。舜祠內的塑像袞冕執圭，雙目瞑閉，鬚髯垂胸，左右配享娥皇、女英二妃，珠冠蟒服。虞舜德高望重，才華超群，堯推舉做事，後繼堯位治理天下，繁榮昌盛，所以，後人立祠祀奠。重華殿幾經修繕。濟南又於2001年改建原祠堂，白牆綠瓦，廡殿頂，顯得很宏偉。另建三聖殿、三聖裔祠，內祀堯舜禹及舜的後裔。

在濟南，以歷山和舜山取名的地方和單位諸多，最有代表性的大都圍繞在千佛山的四周。濟南有六個行政市區，其中歷城區、歷下區就以歷山取名；街道有歷山路、歷山街；大明湖裡面的湖心島上有座著名的歷下亭，千佛山上有歷山書院，還有歷山學院、歷山中學，歷山小學。以舜山取名的有舜井街，舜耕路，還有舜耕山莊，舜耕中學。時下，以「舜」字取名的小街巷、住宅小區、工商企業不勝枚舉。

更為可喜的是山東省成立了「大舜文化研究會」，這個研究會是由省內外大專院校、社科部門有關專家學者組成， 註冊為學術性、非營利性的社團組織。「大舜文化研究會」從事挖掘、整理弘揚大舜文化的理論研究和藝術創作活動，傳播普及舜文化乃至齊魯文化，推動山東文化產業發展，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中華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個研究會制定了《章程》，成立了常設機構，定期召集全國知名專家學者舉行專題研討，還建立了舜網。

大舜文化研究成果纍纍，先後完成了許多有歷史文化價值的作品。編著了《虞舜大典・近現代文獻卷》；錄製了長篇評書《虞舜大傳》；製作了大型電視連續劇《大舜》；編排了大型歷史歌舞劇《大舜》；創作了以舜為首孝的「二十四孝」系列剪紙，並編輯出版了《新編二十四孝》；編輯出版了《山東省大舜文化研究會年鑒》。濟南還於2013年承辦全國第十屆藝術節期間，把大舜文化產品向國際國內展示，傳播了大舜文化，收到了最佳文化效果。

大舜是東夷文化的產物，也是齊魯文化的代表，更是儒家文化的典型。濟南的歷史文化可定格為大舜文化、龍山文化、名泉文化和名士文化，在四大文化系列中，核心應該是「大舜文化」。大舜文化是濟南文化的主旋律，是濟南人民的驕傲，也是全國人民的瑰寶。當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如火如荼，各地都非常重視歷史文化的研究和傳承，實事求是地講，大舜文化屬於整個華夏民族，人們爭相研究它，這說明大舜文化在實現文化強國道路上的重要地位。濟南人研究和傳承大舜文化，必將推動大舜文化的發揚光大。

■舜祠 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孫貴頌

人情的物化與物化的人情

節前去朋友家小坐，正逢他家來了親戚。帶着大包小包禮品爬到四樓，累得氣喘吁吁。親戚進門便喊：「過節了，來看看你！」朋友說：「來看看就行了，還帶這麼多東西。」前後不到十分鐘，那位親戚說還有別的事，就起身告辭，連口茶也沒喝。

老家有句話，叫「親戚是走動出來的。」親戚要常走動，如果不走動，親戚就斷了。人是感情動物，互有來往，彼此交流，才會維持一種親切、親近的關係。這就是人情。

然而雖說是人情，也不能僅僅維持在嘴巴上。上面提到的那位朋友家裡的親戚，如果兩手攥空拳，坐了不到十分鐘就離開，朋友一定會感到奇怪。「啥意思呢？」現在親戚帶了禮物而且可能還是比較豐厚的禮物，儘管只停留了十分鐘，朋友就能理解接受，親戚也可以心安理得地離去。這說明，人情有時得用東西來調劑，來增色，來加碼。

改革開放不久，我們村有一個當年去了台灣的人，回來探親。他的父母已經辭世，由弟弟、弟媳接待照顧。弟弟、弟媳侍候得真是無微不至。手足之情當然是第一位，然而不可否認的，長兄帶回來的美金和禮物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村裡還有一個光棍，沒有媳婦，但他既能幹，又能吃苦。開始時，幾個兄弟都爭先恐後地管他吃喝。後來，那個光棍突然得了半身不遂，走路一瘸一拐，喪失了勞動能力，一下子變成了廢人。這時候，兄弟們就開始冷落他了，最後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收留。光棍知趣地離家出走了，最後不知所終。你看，連骨肉之情都要靠物質作紐帶來維繫，更別說是交往不深的朋友、同窗數年的同學了。

我知道的一個人，在城裡生活得很滋潤。逢年過節時，別人都逃命似地往老家趕，他卻從來沒有回去過。有一次，我隨便問了問，他說：「我是沒有回過老家，可是我每年都往家裡寄錢的呀！」在這位老兄看來，錢是有感情的。人情的物化到了一定程度，可以等同甚至超越人情，或者說，有了物質之後，也便有了感情。

這種現象在官場，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一些無德無能的官員，就是靠行賄送禮這一招，敲開了不知多少陞遷提拔的大門。有一個最能說明人情與錢物相互轉換的例子，是原安徽亳州市那個「檢閱書記」李興民。有個親戚找到他，希望能提拔提拔。李興民給辦了。過了一段時間，李興民看親戚沒有什麼「意思」，便開門見山對親戚說：「咱們親戚歸親戚，可是我提拔了你，你也得有所表示才行啊！」在李興民看來，人情歸人情，人情也得有物化的滋潤才行。還有原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韓桂芝，原先對馬德頗有看法，認為「馬德這個人政治上不可靠」。可是當馬德給她送上80萬元人民幣之後，韓桂芝馬上改變了態度，將馬德提拔成市委書記。由此看來，物質確實可以變成「精神」。如果會操作，懂經營，肯出「血」，人情完全可以歸降錢財，俯首稱臣。中國人將東西稱作「禮物」，大概是因為送上東西之後，也便意味着有禮了吧。

南宋羅泌撰著的《路史》載：唐朝貞觀年間，雲南土司緬氏為了表示對唐王朝的擁戴，特派部屬緬伯高帶了一批寶物和一隻長得十分可愛的白天鵝去京城朝見唐太宗。行至湖北沔陽，緬伯高看到白天鵝口渴，慈心大發，便放天鵝到湖邊飲水。白天鵝飲足水後，卻展翅高飛而去。緬伯高趕緊去抓，結果只揪下了一根鵝毛。無可奈何之下，緬伯高把這根鵝毛用錦緞包好，並附上一首詩去晉見唐太宗。詩云：「天鵝貢唐朝，山高路遠遙。沔陽湖失寶，倒地哭號啕。上復唐天子，請饒緬伯高。禮輕情意重，千里送鵝毛」。唐太宗看後，哈哈一笑，不但沒有責怪緬伯高，反而收下禮物，並回贈了絲綢、茶葉、玉器等中原特產。緬伯高的一個萬不得已之舉，竟然被後人引為學習的榜樣，真是歪打正着。

中國是一個人情大國。人情的物化無疑會加重生存成本。而當物化的人情成為常態，社會的頹勢心理便應運而生，道德下滑、金錢至上、權力腐敗等等也會伴隨而來。這是值得國人特別是高層設計者注意和警惕的。

畫中有話

■圖：K.Wong

詩意偶拾

■星 池

失 物

誰輕率把笑靨遺棄在木筏
隨潺潺流水逝去消失
彷彿
書卷散佚
迷路於隱蔽密室
凝望雙膝
忘了原來的步伐

輕輕拭抹紙上殘留的憂鬱
秋來秋去本自然眞實
靜謐
感覺飄逸
請在此緩緩提筆
認領失物
笑顏早藏於明日

心靈驛站

■陸 蘇

藏 書

書架上的書多麼冷，是我們的手指和眼睛的專注，才讓它們一點一點溫暖起來，如一顆堅硬的水果糖，在舌尖上一點一點地甜。讀書，除了堂皇的求知理由外大多是想在書裡找一同謀，想讓書裡的某人或某句話替你撿回你失散的感動。譬如曾經浪擲的歌聲，或者未及起身已錯過的相約，或是在夢裡一再嚮往卻不便與人言的香艷邂逅。惟有書中才能遭逢被點穴般的痛快，才能成全我們有限生活裡的無限缺憾。我常常如一頭山裡的瘦牛，突然置身於水草豐美的大草原，一邊狂喜於大開眼界、大快朵頤，一邊又為只有四個胃而大為惋惜。

藏而不讀的好書，卻比柴垛都不如。柴爿堆在門前，露着或白或黃的內裡，散發着松脂的氣息。每一爿劈柴都證明了主人的勤勞和富足，證明了主人的斧頭早上傍晚的劈柴時間都沒有虛度。每一個柴米油鹽的日子，都為有柴垛在默默注視而歡欣鼓舞。看着那些花很多錢買來卻堆着不讀的好書，猶如看着鈔票堆積不用，頗覺罪過。

那些不讀的好書似未及點亮的燈，銅造的燈座不經細棉布和牛奶的反覆擦拭閱讀也會長出綠銹，它們又似深閨中的絕色佳人，也終會被時光尊重成滿臉皺紋的老祖母。天可憐見，被冷落的藏書們若有知，定會捏一小手絹，如黛玉焚稿般嚶嚶而泣，也難保不學水滸裡的阮小五、阮小七，拍着脖頸道「這腔熱血，要賣與識貨的主」，然後捶胸頓足。

好的書，好的東西，好的人，可以不擁有，可以遠遠地心動，可以不捨地看它被更用心的人承擔走，最經不起的，是據為已有又束之高閣地，辜負。

亦有可聞

■龔敏迪

古鎮朱家角的看點

上海朱家角的標誌性建築是放生橋，橋聯刻着：「潮聲喧走馬，平分珠浦浪千重；帆影逐歸鴻」，橋堍還有縣衙的「永禁碑」， 禁止的是丐民過宿、燒飯、拴牛、搭棚及淘沙、捕魚等等。從中不難想像，元末到明清一直到民國初期，處於便利的水路交通網上的朱家角，與鄰近的江南古鎮一樣，經濟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的繁忙景像。從慈門寺僧性潮於清嘉慶十七年所建，清嘉慶十七年，又由圓津禪院僧覺銘於清嘉慶十七年發起重建的這座上海地區規模最大的石拱橋，就可以知道朱家角因經濟發展而寺廟的香火之盛了。

■朱家角古鎮。 網上圖片

民間信仰的雜多，加上文化素養較高的僧人擔任住持，就像反佛的韓愈老是要與僧人交往一樣，好學深思之士對於傳統的反思的同時，儒家士大夫們也樂意尋找「跨宗教」的文化刺激。於是寺廟成了最佳的公共空間。小小的圓津禪院僧裡不僅有佛像，還因為傳說中的湘西辰州鬼神異常靈驗，「辰州符」、「湘西趕屍」等民間信仰傳說的流行，也供奉「辰州聖母」像。

鄰近金澤鎮頤浩禪寺，有趙孟頫、管道升、董其昌、潘耒、魏學渠等名士為座上客，朱家角的圓津禪院與江南士大夫也同樣有着密切交往，其中就有董其昌、王時敏、吳偉業、王昶、錢大昕等等。王昶《慈門寺新修鐘樓記》說：「吾鄉人戶不下數萬，且寺瀕溪，船往來日以千計。」商賈雲集，圓津禪院也找到了弘教捷徑，他們於順治十五年、康熙二十年、乾隆四十七年，三次擴建亭台園林，以出世脫俗之品味，建城市山林，吸引南來北往的士人。登上高聳的「清華閣」，遙想當年的殿角鳴魚、漕溪落雁、帆收遠浦……之景，舟楫往來，橋廟勾連，名流題詠之情，還真有幾分「無方療俗故談禪，飛鴻留痕亦前緣」的空濛。

始建於1912年的課植園也是值得一遊的。「課植」，有課讀之餘不忘耕植之意，但有意思的是園內分「課園」與「植園」兩大部分。課園中除了廳堂、園藝外，有城牆護衛的藏書樓，寓意讀書明理與金城湯池相輔相成的道理。物質的力量再強大，失去了人的精神力量，也就沒有多少價值了。紈褲子弟們吃要吃山珍海味；穿要穿綾羅綢緞；娶要娶三妻四妾；住要住私家園林，文人士大夫也用園林建築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但在園林中開闢「植園」這樣一區農田的，恐怕也僅此一處了。從散發着稻香的水田走過，看到一塊江蘇昆山縣知事藍光策寫於民國七年（1919年）的《農圃者馬君傳》碑，藍光策當時為了考察蟲害，寓居在課植園裡，通過觀察，他描寫了主人馬文卿「夏汗泥塗，冬冒冰雪」以「農圃者」自居的情形：「年七十餘，童顏，無鬚髮，貌若四五十歲人，健步如飛」，其形象是健康而充實的。他是將自己與園林、自然渾然為一體了。不過當時他六十五、六歲的年齡，被文學化處理了。因為園內還有一塊書寫於1926年的《五老圖序》碑，當年他七十三歲。

碑文開篇是《論語》說的：「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但是「食先於兵，庶而必福，此孔門經世之大略也。」孔子自己也「委吏乘田」，做過不起眼的小官吏，所以沒有理由輕視具體的勞作。而「宋儒誤解，高言性理，無脾實用」。獨到地把孔子的「焉用稼？」說成了「學非其時，用違其材，子所弗許。」而馬文卿也不是簡單勞作，他培育的「青角薄稻米」，是當年青浦地區和朱家角盛產的品牌，那時的《申報》也每天都得刊登它的市場行情。植園原有一座「耕九余三堂」，見有人不解，我想：這當然是《禮記》：「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告誡未雨綢謬，預作儲備的意思了。

有空到朱家角轉轉，還真不錯。